

中国现代文学 名篇选读

下

(第二次修订)

夏传才 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篇选读

(第二次修订)

下 册

夏传才 主编

吴奔星 林 非 肖 凤
唐 祈 李景华 白 铭
张永泉 孙秀荣 傅丽英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名篇选读 / 夏传才主编. -3 版.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9(2005.2 重印)

ISBN 7-310-01632-7

I. 中... II. 夏...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3269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肖占鹏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天津市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2 年 9 月第 3 版 2005 年 2 月第 2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36.875 印张 922 千字

定价：50.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目 录

茅 盾	(1)
林家铺子	(3)
子夜(节选)	(45)
巴 金	(56)
家(节选)	(57)
寒夜(存目)	(68)
老 舍	(70)
月牙儿	(71)
骆驼祥子(节选)	(96)
曹 禺	(106)
雷雨(节选)	(108)
日出(存目)	(146)
方志敏	(149)
可爱的中国	(150)
丁 玲	(168)
莎菲女士的日记	(170)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节选)	(206)
夏 衍	(214)
包身工	(215)
上海屋檐下(节选)	(230)
蒲 风	(253)
我迎着风狂和雨暴	(254)

臧克家	(257)
老马	(258)
星星	(259)
艾 青	(261)
大堰河——我的褓姆	(263)
北方	(270)
田 间	(276)
给战斗者	(277)
街头诗二首	(291)
光未然	(293)
五月的鲜花	(294)
黄河大合唱	(296)
卞之琳	(312)
断章	(313)
丽 尼	(315)
鹰之歌	(316)
何其芳	(320)
预言	(321)
生活是多么广阔	(324)
集体创作	(326)
放下你的鞭子(街头剧)	(326)
姚雪垠	(336)
差半车麦秸	(337)
张天翼	(351)
华威先生	(352)
沙 汀	(361)
在其香居茶馆里	(362)
萧 红	(378)

小城三月	(379)	
赵树理	(402)	
小二黑结婚	(403)	
孙犁	(418)	
荷花淀	(419)	
贺敬之	丁毅	(428)
白毛女(节选)	(429)	
周立波	(445)	
暴风骤雨(节选)	(446)	
康濯	(458)	
我的两家房东	(459)	
钱钟书	(480)	
围城(节选)	(481)	
张爱玲	(506)	
金锁记	(507)	
陆蠡	(549)	
囚绿记	(550)	
李季	(554)	
王贵与李香香(节选)	(555)	
阮章竞	(569)	
漳河水(节选)	(570)	
鲁藜	(579)	
泥土	(580)	
红的雪花	(581)	
陈敬容	(582)	
铸炼	(583)	
力的前奏	(585)	
袁水拍	(587)	

马凡陀山歌二首	(588)
毛泽东诗词(五首)	(591)
沁园春·长沙	(591)
采桑子·重阳	(594)
七律·长征	(596)
清平乐·六盘山	(598)
沁园春·雪	(600)
第二次修订后记	(603)

茅 盾

茅盾(1896~1981),著名作家、文化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省桐乡县人,茅盾是笔名。1916年在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因家庭经济困难没有升学,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1920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次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党的联络工作和上海地区党的领导工作。1921年与郑振铎、叶绍钧等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艺术,并出任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小说月报》主编。大革命失败后,开始文学创作活动,1927年~1928年著有《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1929年著长篇小说《虹》。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鲁迅和瞿秋白的亲密战友。30年代的著名作品有长篇小说《子夜》,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等。《子夜》有广阔的现实生活内容和精湛的艺术技巧,是革命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抗日战争时期,曾创办《文艺阵地》,担任新疆文学院院长,1940年回重庆,是革命文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著有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腐蚀》,剧本《清明前后》,散文《白杨礼赞》等。抗日战争胜利后,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去苏联访问,写有《苏联见闻录》、《杂谈苏联》等著作。1947年回国。1948年由香港到达东北解放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是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长期担任国家文化部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并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的主要精力集中于文化事业

的领导工作，并积极培养青年作家，写了许多有指导意义的文艺论文，编为《茅盾论文集》上下两卷。1981年8月27日于北京病逝。现有《茅盾文集》十卷，收集了他的主要著作。

林家铺子

茅 盾

—

林小姐这天从学校回来就撅起着小嘴唇。她掼下了书包，并不照例到镜台前梳头发搽粉，却躺在床上看着帐顶出神。小花噗的也跳上床来，挨着林小姐的腰部摩擦，咪呜咪呜地叫了两声。林小姐本能地伸手到小花头上摸了一下，随即翻一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就叫道：

“妈呀！”

没有回答。妈的房就在间壁，妈素常疼爱这惟一的女儿，听得女儿回来就要摇摇摆摆走过来问她肚子饿不饿，妈留着好东西呢，——再不然，就差吴妈赶快去买一碗馄饨。但今天却作怪，妈的房里明明有说话的声音，并且还听得妈在打呃，却是妈连回答也没有一声。

林小姐在床上又翻一个身，翘起了头，打算偷听妈和谁谈话，是那样悄悄地放低了声音。

然而听不清，只有妈的连声打呃，间歇地飘到林小姐的耳朵。忽然妈的嗓音高了一些，似乎很生气，就有几个字听得很分明：

——这也是东洋货^①，那也是东洋货，呃！……

① 东洋货：从日本进口的货物。中国人称日本为东洋。

林小姐猛一跳，就好像理发时候脖子上粘了许多短头发似的浑身都烦躁起来了。正也是为了这东洋货问题，她在学校里给人家笑骂，她回家来没好气。她一手推开了又挨到她身边来的小花，跳起来就剥下那件新制的翠绿色假毛葛驼绒旗袍来^①，拎在手里抖了几下，叹一口气。据说这怪好看的假毛葛和驼绒都是东洋来的。她撩开这件驼绒旗袍，从床下拖出那口小巧的牛皮箱来，赌气似的扭开了箱子盖，把箱子底朝天向床上一撒，花花绿绿的衣服和杂用品就滚满了一床。小花吃了一惊，噗的跳下床去，转一个身，却又跳在一张椅子上蹲着望住它的女主人。

林小姐的一双手在那堆衣服里抓捞了一会，就呆呆地站在床前出神。这许多衣服和杂用品越看越可爱，却又越看越像是东洋货呢！全都不能穿了么？可是她——舍不得，而且她的父亲也未必肯另外再制新的！林小姐忍不住眼圈儿红了。她爱这些东洋货，她又恨那些东洋人；好好儿的发兵打东三省干么呢？不然，穿了东洋货有谁来笑骂。

“呃——”

忽然房门边来了这一声。接着就是林大娘的摇摇摆摆的瘦身形。看见那乱丢了一床的衣服，又看见女儿只穿着一件绒线短衣站在床前出神，林大娘这一惊非同小可。心里愈是着急，她那个“呃”却愈是打得多，暂时竟说不出半句话来。

林小姐飞跑到母亲身边，哭丧着脸说：

“妈呀！全是东洋货，明儿叫我穿什么衣服？”

林大娘摇着头只是打呃，一手扶住了女儿的肩膀，一手揉磨自己的胸脯，过了一会儿，她方才挣扎出几句话来：

^① 假毛葛驼绒旗袍：用假毛葛作面子，内衬驼绒的旗袍。毛葛是一种织成粗纹的丝织衣料，假毛葛，则是质量较次的丝麻织品；驼绒是以骆驼毛织成的厚绒；旗袍，妇女穿的一种长袍，因最初是满族（旗人）妇女穿用而得名。

“阿囡^①，呃，你干么脱得——呃，光落落？留心冻——呃——我这毛病，呃，生你那年起了这个病痛，呃，近来越发凶了！呃——”

“妈呀！你说明儿我穿什么衣服？我只好躲在家里不出来了，他们要笑我，骂我！”

但是林大娘不回答，她一路打呃，走到床前拣出那件驼绒旗袍来，就替女儿披在身上，又拍拍床，要她坐下。小花又挨到林小姐脚边，昂起了头，眯细着眼睛看看林大娘，又看看林小姐；然后它懒懒地靠到林小姐脚背上，就林小姐的鞋底来磨擦它的肚皮。林小姐一脚踢开了小花，就势身子一歪，躺在床上，把脸藏在她母亲的身后。

暂时两个都没有话。母亲忙着打呃，女儿忙着盘算“明天怎样出去”；这东洋货问题不但影响到林小姐的所穿，还影响到她的所用；据说她那只常为同学们艳羡的化妆皮夹以及自动铅笔之类，也都是东洋货，而她却又爱这些小玩意儿的！

“阿囡，呃——肚子饿不饿？”

林大娘坐定了半晌以后，渐渐少打几个呃了，就又开始日常的疼爱女儿的老功课。

“不饿。嗳，妈呀，怎么老是问我饿不饿呢，顶要紧是没有了衣服明天怎样去上学！”

林小姐撒娇说，依然那样拳曲着身体躺着，依然把脸藏在母亲背后。

自始就没弄明白为什么女儿尽嚷着没有衣服穿的林大娘现在第三次听得了这话儿，不能再注意了，可是她那该死的打呃很不作美地又连连来了。恰在此时林先生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张字条儿，脸上乌霉霉地像是涂着一层灰。他看见林大娘不住地打呃，女儿躺在满床乱丢的衣服堆里，他就料到了几分，一双眉头就紧紧地

① 阿囡(nān)：江苏、浙江、上海一带对小女孩的亲切称呼。

皱起。他唤着女儿的名字说道：

“明秀，你的学校里有什么抗日会^①么？刚送来了这封信。说是明天你再穿东洋货的衣服去，他们就要烧呢——无法无天的话语，咳……”

“呃——呃！”

“真是岂有此理，那一个人身上没有东洋货，却偏偏找定了我们家来生事！那一家洋广货铺子^②里不是堆足了东洋货，偏是我的铺子就犯法，一定要封存！咄！”

林先生气愤愤地又加了这几句，就颓然坐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

“呃，呃，救苦救难观世音。呃——”

“爸爸，我还有一件老式的棉袄，光景^③不是东洋货，可是穿出去人家又要笑我。”

过了一会儿，林小姐从床上坐起来说，她本来打算进一步要求父亲制一件不是东洋货的新衣，但瞧着父亲的脸色不对，便又不敢冒昧。同时，她的想象中就展开了那件旧棉袄惹人讪笑的情形，她忍不住哭起来了。

“呃，呃——啊哟！——呃，莫哭，——没有人笑你——呃，阿囡……”

“阿秀，明天不用去读书了！饭快要没得吃了，还读什么书！”

林先生懊恼地说，把手里那张字条儿扯得粉碎，一边走出房去，一边叹气跺脚。然而没多几时，林先生又匆匆地跑了回来，看着林大娘的面孔说道：

“橱门上的钥匙呢？给我！”

林大娘的脸色立刻变成灰白，瞪出了眼睛望着她的丈夫；永远

① 抗日会：人民群众组织的抗议日本侵略的团体。

② 洋广货铺子：以出卖外国和广东出产的日用百货为主的小商店。

③ 光景：方言，大概、估计。

不放松她的打呃忽然静定了半晌。

“没有办法，只好去斋斋那些闲神野鬼^①了——”

林先生顿住了，叹一口气，然后又接下去说：

“至多我花四百块。要是党部^②里还嫌少，我拚着不做生意，等他们来封！——我们对过的裕昌祥^③，进的东洋货比我多，足足有一万多块钱的码子^④呢，也只花了五百块，就太平无事了。——五百块！算是吃了几笔倒账^⑤罢！——钥匙！咳！那一个金项圈，总可以兑成三百块……”

“呃，呃，真——好比强盗！”

林大娘摸出那钥匙来，手也颤抖了，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林小姐却反不哭了，瞪着一对泪眼，呆呆地出神，她恍惚看见那个曾经到她学校里来演说而且饿狗似的盯住看她的什么委员，一个怪叫人讨厌的黑麻子，捧住了她家的金项圈在半空里跳，张开了大嘴巴笑。随后，她又恍惚看见这强盗似的黑麻子和她的父亲吵嘴，父亲被他打了，……

“啊哟！”

林小姐猛然一声惊叫，就扑在她妈的身上。林大娘慌得没有工夫尽打呃，挣扎着说：

“阿囡，呃，不要哭，——过了年，你爸爸有钱，就给你制新衣服，——呃，那些狠心的强盗！都咬定我们有钱，呃，一年一年亏空，你

① 斋斋那些闲神野鬼：用钱财去贿赂有关人员。斋，本来是指用供品去敬神、鬼，这里是贿赂、买通的意思；闲神野鬼，这里指贪官污吏和地方上的坏人。

② 党部：指国民党的主管机构，当时，国民党在各地各级（如省、市、县）都设有党部。

③ 对过的裕昌祥：街对面的名字叫“裕昌祥”的商店。

④ 码子：数目字。

⑤ 倒账：收不回来的债款。

爸爸做做肥田粉^① 生意又上当，呃——店里全是别人的钱了。阿囡，呃，呃，我这病，活着也受罪，——呃，再过两年，你十九岁，招得个好女婿。呃，我死也放心了！——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呃——”

二

第二天，林先生的铺子里新换过一番布置。将近一星期不曾露脸的东洋货又都摆在最惹眼的地位了。林先生又摹仿上海大商店的办法，写了许多“大廉价照码九折”的红绿纸条，贴在玻璃窗上。这天是阴历腊月二十三，正是乡镇上洋广货店的“旺月”。不但林先生的额外支出“四百元”指望在这时候捞回来，就是林小姐的新衣服也靠托在这几天的生意好。

十点多钟，赶市的乡下人一群一群的在街上走过了，他们臂上挽着篮，或是牵着小孩子，粗声大气地一边在走，一边在谈话。他们望到了林先生的花花绿绿的铺面，都站住了，仰起脸，老婆唤丈夫，孩子叫爹娘，啧啧地夸美那些货物。新年快到了，孩子们希望穿一双新袜子，女人们想到家里的面盆早就用破，全家合用的一条面巾还是半年前的老家伙，肥皂又断绝了一个多月，趁这里“卖贱货”，正该买一点。

林先生坐在账台上，抖擞着精神，堆起满脸的笑容，眼睛望着那些乡下人，又带睄着自己铺子里的两个伙计，两个学徒，满心希望货物出去，洋钱进来。但是这些乡下人看了一会，指指点点夸美了一会，竟自懒洋洋地走到斜对门的裕昌祥铺面前站住了再看。林先生伸长了脖子，望到那班乡下人的背影，眼睛里冒出火来，他恨不得拉他们回来！

“呃——呃——”

① 肥田粉：化学肥料的俗称。

坐在柜台后面那道分隔铺面与“内宅”^①的蝴蝶门^②旁边的林大娘把勉强忍住了半晌的“呃”放出来。林小姐倚在他妈的身边，呆呆地望着街上不作声，心头却是卜卜地跳；她的新衣服至少已经走脱了半件。

林先生赶到柜台前睁大了妒忌的眼睛看着斜对门的同业裕昌祥。那边的四五个店员一字儿摆在柜台前，等候做买卖。但是那班乡下人没有一个走近到柜台边，他们看了一会儿，又照样的走过去了。林先生觉得心头一松，忍不住望着裕昌祥的伙计笑了一笑。这时又有七八人一队的乡下人走到林先生的铺面前，其中有一位年青的居然上前一步，歪着头看那些挂着的洋伞。林先生猛转过脸来，一对嘴唇皮立刻嘻开了；他亲自兜揽这位意想中的顾客了：

“喂，阿弟，买洋伞么？便宜货，一只洋卖九角^③！看看货色去。”

一个伙计已经取下了两三把洋伞，立刻撑开了一把，热刺刺地塞到那年青乡下人的手里，振起精神，使出夸卖的本领来：

“小当家，你看，洋缎面子，实心骨子，晴天，落雨，耐用好看！九角洋钱一顶，再便宜没有了！……那边是一只洋一顶，货色还没有这等好呢，你比一比就明白。”

那年青的乡下人拿着伞，没有主意似的张大了嘴巴。他回过头去望着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又把手里的伞撇了一撇，似乎说：“买一把罢？”老头子却老大着急地吆喝道：

“阿大！你昏了，想买伞！一船硬柴，一古脑儿只卖了三块多钱，你娘等着量米回去吃，哪有钱来买伞！”

“货色是便宜，没有钱买！”

① “内宅”：旧时本指住宅内妇女们的住处，这里是指铺面后边的住宅。

② 蝴蝶门：形状像蝴蝶的门洞。

③ 一只洋卖九角：原价是一块钱的东西现在只卖九角钱了，即“打九折”的意思。一只洋，即一块银元，价值为一元。

站在那里观望的乡下人都叹着气说，懒洋洋地都走了。那年青的乡下人满脸涨红，摇一下头，放了伞也就要想走，这可把林先生急坏了，赶快让步问道：

“喂，喂，阿弟，你说多少钱呢？——再看看去，货色是靠得住的！”

“货色是便宜，钱不够。”

老头子一面回答，一面拉住了他的儿子，逃也似的走了。林先生苦着脸，踱回到账台里，浑身不得劲儿。他知道不是自己不会做生意，委实是乡下人太穷了，买不起九角钱的一顶伞。他偷眼再望斜对门的裕昌祥，也还是只有人站在那里看，没有人上柜台买。裕昌祥左右邻的生泰杂货店万甡糕饼店那就简直连看的人都没有半个。一群一群走过的乡下人都挽着篮子，但篮子里空无一物；间或有花蓝布的一包儿，看样子就知道是米；甚至一个多月前乡下人收获的晚稻也早已被地主们和高利贷的债主们如数逼光，现在乡下人不得不一升两升的量着贵米吃。这一切，林先生都明白，他就觉得自己的一份生意至少是间接的被地主和高利贷者剥夺去了。

时间渐渐移近正午，街上走的乡下人已经很少了，林先生的铺子就只做成了一块多钱的生意，仅仅足够开销了“大廉价照码九折”的红绿纸条的广告费。林先生垂头丧气走进“内宅”去，几乎没有勇气和女儿老婆相见。林小姐含着一泡眼泪，低着头坐在屋角；林大娘在一连串的打呃中，挣扎着对丈夫说：

“化了四百块钱，——又忙了一个晚上摆设起来，呃，东洋货是准卖了，却又生意清淡，呃——阿囡的爷呀！吴妈又要拿工钱——”

“还只半天呢！不要着急。”

林先生勉强安慰着，心里的难受，比刀割还厉害。他闷闷地踱了几步。所有推广营业的方法都想遍了，觉得都不是路。生意清淡，早已各业如此，并不是他一家呀；人们都穷了，可没有法子。但是他